

天橋下的風

清早的電車聲

比鬧鐘更準時

茶餐廳的玻璃起霧

孩子寫下「早」字

服務生轉頭又抹去

昨晚下過雨

市場地磚仍濕

魚檔燈光照着銀色鱗片

閃到讓人看不清

我們習慣走路快

比紅綠燈轉色快 比新聞更新快 比心事沉澱快

天橋下有人拉二胡

到第三個音節就走調

但沒有人停下

只有送外賣的抬頭看一看

維港今天有霧

對岸高樓疊高樓

就像一副未完成的骨牌

手機震動

又是群組通知

在說哪間店舖結業

哪個朋友準備遠行

嘟一聲 八達通拍入閘機

就像替我們簽到

證明今天有上班

電梯鏡內

我看見自己

與身後的人同樣

都有未說出口的話

夜晚下閘

鐵門關上

聲音粗糙又真實

海風從碼頭吹進街巷

有少許鹹味 也有一點舊報紙味

燈牌一盞一盞熄

剩下月光

掛在未拆的招牌上

有人在窗邊吃宵夜 有人在天台晾衣服

城市沒有說晚安 我們也沒有